

将浓浓的悲伤喻为吴国丢了伍子胥、大唐丢了张九龄；另据《明官史》记述，嘉靖帝朱厚熜曾下令让三宫六院的嫔妃们都养猫，其中最受宠的几只还拥有自己的宫殿和奴仆，太监亦可作证，猫主子们时不时受到皇帝的赏赐，“封官晋爵”不在话下。

野猫壮硕，但一代代养在家里千倍纵容、万般呵护，确会愈发“战五渣”，温室里的花朵不中用啊。《夷坚志支》即记载了一个“猫怕老鼠”的段子：桐江有户人家养了两只猫，天天卧在枕边陪主人睡觉。一次，有老鼠窜到米缸里偷米出不来，主人放猫捕鼠，岂料猫咪反被吓到，飞速跳出。婢女到邻居家又借来一只猫，这位干脆彻底躺平——看见老鼠，居然紧紧抓住婢女的衣服，死活不肯下缸……

萌即正义

爱猫的人忒多，画猫的人自然缺不了。

晚唐花鸟画师刁光胤《写生花卉册》中的《山猫游蜂》，描绘身有黑斑的白猫正炯炯有神盯着一只飞舞的蜜蜂；而南唐周文矩的《仕女图》中，一只白色的大肥猫依偎在佳人脚下，花丛上空蝴蝶飞舞——猫谐音“耄”，蝶谐音“耄”，在中国画中，猫蝶图含“耄耋”之寿的美好寓意。

活跃于五代末至北宋初年的何尊师是又一位画猫达人。《宣和画谱》如是评价：“凡猫寝觉行坐，聚戏散走，伺捕禽，泽吻磨牙，无不曲尽猫之态度。推其独步不为过也。尝谓猫似虎，独有耳大眼黄不相同焉。”何老师《葵石戏猫图》里，五只小猫表情各异，有的气势汹汹，准备偷袭猛扑，有的胆怯害羞，模样讨人喜欢。

今人养猫常备的猫窝、猫粮（小鱼干）甚至猫薄荷、逗猫棒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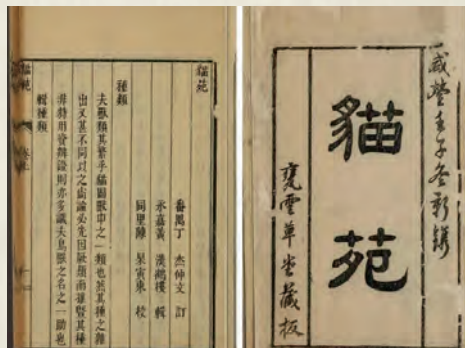
放大看《汉宫春晓图》里呼呼大睡的“C位猫”。



本周博物

《猫苑》

分种类、形相、毛色、灵异、名物、故事、品藻七大部分，详细阐述猫的种类、外形、相关记载和传说典故、前人诗文等，最难得的是辑录了多已失传的《相猫经》，可谓中国古代的“猫咪百科全书”。



在宋人的笔记、诗词中已可窥端倪。为深得主人荣宠的猫狗剪毛、美容打理的“改猫犬”服务，亦应运而生。宋人买猫曰“聘猫”或“纳猫”，有一套完备的流程，仪式感拉满。因此，到了宋代，猫画算是真正流行起来。在苏汉臣的《冬日婴戏图》里，两小儿逗猫玩耍，眉开眼笑。易元吉的《猴猫图》则充满了戏剧性：猕猴被系在木桩上，因成功“劫持”小猫一只困在怀里，表情显得神抖抖且贱兮兮。另一只小猫侥幸逃脱，在稍远处弓身望向它们，又惊又怒，估计很想一掌拍死猢猻，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明宣宗特别爱画猫，其《壶中富贵图》意趣颇为高雅：猫咪昂首端详悬挂着的牡丹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跳起来闻香气的情状。《五狸奴图卷》是朱瞻基的另一杰作，图中那只叼着战利品（小鸟）的小猫尤其吸睛——愚蠢的人类认为萌即正义，别忘了猫咪可以是高明、残忍的猎手！

仇英笔下的猫气派最大，不偏不倚趴在了《汉宫春晓图》里5米长的汉宫中央。它睡得浑然忘我，自有一股“你们吵你们的，烦不到本喵”的风度。众人皆闻吾独眠，这只猫有没有可能是画家的化身？

总之，猫咪是一种神秘、奇特的生物。它时而高冷傲娇，时而软糯黏人。摸不清它那颗小小的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古怪的东西，你只知道，就算它乱来，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最终还是选择原谅喽。🐾